

廣  
註  
四  
部  
精  
華

子部

第九冊

四部精華目錄第九冊

關尹子精華

一字錄八則

二柱錄一則

三極錄六則

五鑑錄四則

老子道德經精華

道德經

管子精華

法禁

大匡

霸言

任法

禁藏

列子精華

周穆王

說符

關尹子精華

一字字者道也錄八則

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夏夏乎闕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哢之而噴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唯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造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沿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為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一害一。

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乎。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註〕

一 唳

音塊。說文。不故而吐也。

二 噴

音噴。說文。大呼也。

三 陶

治也。製為瓦器者曰陶。

孟子。萬室之國一人陶。

又尸子。夏桀臣昆吾作陶。見也。

二柱

柱者建天地也。錄一則。

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筭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為氣。何為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為形。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吸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無去無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註〕

一 搖筭得風

筭山洽切。扇也。王始作筭。擡之以得風也。

二 鑽木取火

鑽人氏鑽木取火。人氏始得熟食。

三 極

極者身聖人也。錄六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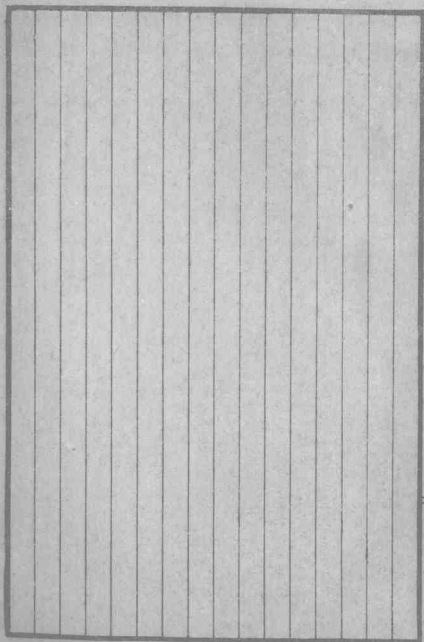
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燧制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唯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螂蛆食蛇。蛇食螻。螻食螂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











老子道德經精華

道德經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註〕

一 有無相生

按生物四時代辨。自無至有。自有而無。故曰相生。

二 難易相成

凡事有難有易。或先難後易。或先易後難。要皆歸於成。故曰相成。

三 長短相形

按長短兼人與物而言之。天地生人。生於既分。高下乃定。高下以情。各有長短。兩者相形自見。

四 高下相傾

五 音聲相和

音。五音也。聲。歌聲也。歌有清濁。故曰相和。

六 前後相隨

有引於前者。人自踐行於後也。如萬物作焉而不辭。創作也。言天地道成於前。人自踐行於後也。

七 生而不有

言萬物各遂其生。而聖人不自居其功。而後美。

八 為而不恃

謂作萬物。聖人因物而制。為規矩法度。而不敢辭其勞也。

九 是以不去

言惟聖人能不自居其功。而後美。是以不去。善之實。乃能歸于其身。而不去。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

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

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註〕

一 寵辱若驚

寵辱二者。皆外來之物。若驚者。言此身本在寵辱二者之外。一旦無端而至我身。故若驚也。

二 貴大患若身

謂憂患之大者。言吾此身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故貴大患。若貴吾身。

三 貴以身為天下

言能貴愛其身。不以身殉天下。而後始可以天

下等託於其身。猶論語所謂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蓋必先有身，而後能及天下也。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註** 一 致虛極四句 致推致也。言推致虛無之理，必造其極。然守清靜之旨。二 芸

芸 芸多。三 復命 謂返其本。四 知常容 言能知常，則萬物一體。五 公乃王 王，往也。言既

天下所歸。六 沒身不殆 殆危也。言能廣大如天，則合於生生之道。而

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註** 一 大道廢四句 言大道既廢，而後仁義之名立。慧智既出，而後

二 六親 謂父子

三 忠臣 如秦之魏遼，宋之元祐，明之東林皆是。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

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

哉。誠全而歸之。

**註** 一 曲則全 曲，古文作四，亦作卩。四均其中，亦不全也。卩作句，股形，得開方

天下之理，滿則招損，惟常自。二 枉 不直也。三 窪 不盈也。四 敝 舊也。五 為天下式 言聖人抱一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譏，善數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

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敷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註** 一 轍迹 車行之舊迹也。言善人之行。不瑕。瑕。疵也。過。指摘也。言善

之者。三 籌策 算器也。四 關棧 設文。棧。門也。五 繩約 說文。約。繩束也。繩

也。重衣也。襲。明。謂聖人。在上。無物欲之。故。明。七 善人之資 資。用

不善人者。為善人所資用。即孟子所謂。八 要妙 謂切要至妙。不

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之意。八 要妙 謂切要至妙。不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

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

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哀悲

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註** 一 佳兵 拙佳。為推字之本字。古文推作佳。形近之。為也。傳奕本。佳。一。二 有

道者不處 不處。言不欲以兵強天下也。三 勝而不美 不美。如師之戰。楚莊王。四 凶事尚右 如孔子有物之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

希及之。

**註** 一 天下之至柔二句 至柔。馳騁。至堅。如空氣之無礙。二 無有入無間 無有。如流水。本



〔註〕

一為無為三句

言恬淡之至也。

二大小多少

此四字宜分別言之。言事雖小。當以大觀之。觀雖少。當以多觀之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水強則兵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註〕

一人之生也柔弱二句

人之生也。恃血肉溫。筋節和。屈伸自如。俯仰然。二木

強則兵

兵。或作共。謂伐之也。兵。或作人。國同。言木強則被兵也。



管子精華

法禁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故下與官立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聖王既歿受之者喪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遵以為國本則大臣之贊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秦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為安也君失其遵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例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行公道以為私惠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聚徒成羣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無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蔽祿於室母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

之禁也。修行則不以親為本治事，則不以官為主。舉無能進，無功者。聖王之禁也。文人則以為已賜，舉人則以為已勞。任人則與分其祿者。聖王之禁也。文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列，其祿甚寡而資則甚多者。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非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聖王之禁也。飾於窮貧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壺士以為亡資，修田以為亡本，則生之養私不死，然後失煖以深與上為市者。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時言大事以動上，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隱行僻倚，側入逆遠，遁上而適民者。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聖王之禁也。守委閉居，博分以致眾，勤身逆行，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為友，以蔽惡為仁，以數變為智，以重欲為忠，以逆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聖王之治民也。道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故踰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靜而治，安而尊，舉錯



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註〕** ① 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下謂庶人。上謂 ② 必負以取。負。猶被也。必 ③

受之者衰。君不 ④ 則大臣之贊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思曰贊。福下者。君

君既失德。則人臣必作福作威。君以射人心。使之歸己也。 ⑤ 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 ⑥ 亡黨。破亡之 ⑦ 王官私君

事去。王官既私。君事去矣。 ⑧ 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臣既非其人。故 ⑨ 家無常姓。姓生 ⑩ 議言為民者

其有言議。每飯 ⑪ 壹士以為亡資。修田以為亡本。每以壹餐濟士。以為亡去之資。若

為人以求名譽。去之本 ⑫ 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備預。則私養 ⑬ 然後失媯以生與上為市者。自恃其

後君失必媯。其有不從則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為市。 ⑭ 隱行辟倚倚。即索隱也。僻 ⑮ 側入迎遠。側身而入

而迎。去適上而適民者。卑身趨處。所以適上。 ⑯ 大言法行。大為言譽以為法。錯 ⑰ 錯

⑱ 順惡而澤者。所順者惡事。善潤 ⑳ 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臣無境外之文。今

心有異託。外深附於諸侯。外 ㉑ 漁利蘇功。蘇非以鈞右利。謂之漁利。因少 ㉒ 絕。

大臣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紀。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素矣。君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鮑叔曰：子如是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開。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

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忌亂之母。以及亂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傷而有小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亂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亂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次。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亂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得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戌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成。公問不至。請伐。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申俞諫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於車。豎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令彭生二於君。無盡言而踐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

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夫君以怒逆禍不畏。忌親聞容。昏生無醜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魯若有謀。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於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承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謀屨於徒人費。不得也。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闕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孟陽伐君寢於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鈞。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急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糾之不死而況君乎。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公曰。諾。施伯

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若受之。則齊之可弼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與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揚而並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比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脅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于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或曰。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人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宜且不自有焉乎。召忽雖不得眾。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朋友不能相合。摯而國乃可圖也。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

先十乘復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遂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曹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解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亂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其國之政而不死。亂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王。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為義之士。不入齊國。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倍之。公乃遂用以勇投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于霸。今國彌亂。

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揚其智多，護姑少，昏其自及也。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士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衰頹而刎頭者，不絕。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為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於是共救宋也。疾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忘於奪，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忘於奪，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與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國之，安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統於德而統於兵，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內失吾衆，諸侯設備，吾人設詐，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齊亦毋復伐魯。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提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

曹劌抽劍當面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桓公許諾。以汶為境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羊。自圍辟人。以過弭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夫杞明王之後也。今宋伐之。子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以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桓公曰。然則美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桓公問鮑叔曰。美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子車百乘甲一千。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子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桓公且封之。照朋賈骨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今君新封亡國。國盡若何。桓公問管仲曰。美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已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管仲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苑。關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已。管仲又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

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厲朋聽明捷給，可令為東國賓，骨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衛國之教危博以利。公子開方之為人，也甚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魯邑之教好遁而訓於禮，季友之為人，也甚以精博於獲，多小信，可游於魯，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練陵戰於後，故敗狄，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北州侯莫來，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下兔之山，斬孤竹，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無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無專于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從，毋貯粟，毋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於危都，師未至，吳人逃，諸侯皆罷，桓



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二年通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饗國四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施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賦祿以粟粟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饑而稅桓公使鮑叔謙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濕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凡仕者近官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遠委馮有司職之從諸侯欲通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容與有司別契至國八契費義數而不當有罪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從政治為次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人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出不仕處不華而友有少長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士處靖敬老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應於父兄事賢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以卒年君舉

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訟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賞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與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凡三者過。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易祿可無欲。有可無赦。

**註**

一 鮑叔即鮑叔牙

二 召忽齊大夫

三 子固辭無出王必免之

四 不讓事不廣聞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

五 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

六 兄兄古况

七 夷吾之為君臣也

八 申俞魯大夫

九 文姜齊僖公女

十 乘魯侯魯之乘其骨而殺之

十一 豎曼

君不說。必免。

子之傅矣。

四 不讓事不廣聞

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

五 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

六 兄兄古况

七 夷吾之為君臣也

八 申俞魯大夫

九 文姜齊僖公女

十 乘魯侯魯之乘其骨而殺之

十一 豎曼

十二 夫君以

怒遂禍

不讓其類。

則遂成其禍。

六 不畏惡親

聞容昏生無醜也

七 告公其故

國使鮑叔傅小白。

八年公

立之明

三 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

朋友不能相合

則

年也

則

立之明

三 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

朋友不能相合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年也

則

則

與物 ⑤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 二三子謂從小伯者。不忍違

亂之本也 者惟勇。則較敵。故為外亂之本也。 ⑥其智多海 智多則可。 ⑦復領 復領之也。

疾 ⑧同甲 齊子。 ⑨設詐 以繼之。 ⑩不可以約取也 取信也。 ⑪堪 堪也。

師 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旬間。 ⑫二君將改圖無有退者 言魯齊二君。將改政克者之。 ⑬自國辟人以過弭

兵 ⑭君受而封之 受此告命而。 ⑮以行先之 以內行。 ⑯而令人以重幣使之 以重幣使

車盡於封之間 ⑰既已 謂已行。 ⑱問病 臣當勉問之。 ⑲以重問之 以信其言。 ⑳國畫若何

之善為善。 ⑳東國 齊東之。 ㉑西土 齊西之。 ㉒衛國之教危傳以利 謂其教既為危。且

或俗 ⑳後故 地名。 ㉓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 謂厥狀所得車甲及。 ㉔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

踐其國 ⑳近齊之人侯。則以齊縣分。 ㉕北州 侯莫來之州。即幽州營州等。 ㉖小國 自

謂 ㉗令支 國名。 ㉘新孤竹 孤竹。國名。 ㉙必足三年之食安 然後可安。 ㉚母榮材 山澤之

與人之。 ㉛都師未至 謂齊師之。 ㉜敬老國良 其老者。 ㉝及國事 謂如國。 ㉞二歲而

稅一率二歲而 ㉟國子為李 官也。 ㊱為宅 為宅。 ㊲置遠委焉 委。今之解縣也。

以供過者。 ㊳從諸侯欲通 謂從諸侯欲。 ㊴別契 謂分別其契。 ㊵至國八契 自即至國

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為 ㊶費我數而不當有罪 義為供宮之禮。徒費義。 ㊷七日因

五百里。此周之大國也。 ㊸費我數而不當有罪 義為供宮之禮。徒費義。 ㊷七日因



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有所誦有所信。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權。以遵德之行。結諸侯之親。以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夫一言而壽國。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夫主不然。輕與人政。而重予人馬。輕與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境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解。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猜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與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坐近而攻遠。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下正理也。按彊助弱。困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戴也。諸侯之所與也。百姓之

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知蓋天下。繼最一世。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國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己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己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己獨易。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而不為者。復小。澁而不理者。復弱。衆而不理者。復寡。貴而無禮者。復賤。重而凌節者。復輕。富而驕肆者。復貧。故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觀備者。觀野。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其人如耕而非耕也。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夫上夾而下莖。國小而都大者。戾。主尊臣卑。上威下教。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放。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疆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疆國衆。合疆以攻弱。以圖霸。疆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強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疆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

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強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強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列不讓賢。賢不齒弟。擇衆是貪。大物也是以王之形大也。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其列之也。以整齊。其理之也。以平易。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祿。用地道。舉大事。用天道。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四封之內。以正使之。諸侯之會。以權致之。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一而伐之。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滿德也。夫輕重強弱之形。諸侯合則強。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疆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疆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待疆。小國得之也。以節制。其失之也。以離疆。夫國小大有謀。疆弱有形。服近而疆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疆。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遠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常先作難。遠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以合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在數。古理世不在善。攻霸王不在成。曲夫舉先而國危。形過而權倒。謀易而禍反。計得而彊信。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夫爭疆之國。必先爭謀。爭利。爭權。令人主一喜一

怒者謀也。今國一輕一重者，刑也。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強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審，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利，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強擅破一國，強在後世者，王擅破一國，強在鄰國者，亡。

註

一 審屬四海

審禮四夷以恩屬之

二 夫豐國之謂霸

但自豐其國者霸也

三 兼正其國之謂王

兼能正他國者王

四 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

兵革在兵有權，權從在兵，幸於地，幸於德也

五 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

親

任代人者，可合天下之權，而德之也，德之也，德之也，德之也

六 以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

困天下之威

困天下所威，困天下所威，困天下所威，困天下所威

七 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

聖人之憎惡也，內惡人之憎惡也，外

聖人知心胸之姦謀，故憎惡內，故憎惡外也

愚人至危，易辭則至危之時

方改易平素之言，若愚人，若愚人，若愚人，若愚人

本而小標

標末也，本大而則難崩，若聖人，若聖人，若聖人，若聖人

明王為天下正理也

修正理而動，故能，故能，故能，故能

之令

己獨易，無字聖之信也，謂，謂，謂，謂

夫

夫，夫，夫，夫

夫

夫，夫，夫，夫

夫

夫，夫，夫，夫



用天道心應。⑤以地患之後制其地。⑥一而伐之守一不移。⑦文武具滿德也唯文武諸

德共。⑧以制節制度合。⑨以雍盛雍者則亦。⑩而強遠謂用強兵。⑪以負海攻負海謂以實

⑫用之必暴其用師必加。⑬相形謂相共亂。⑭脫脫文脫。⑮不在教不在於

古在於合今。⑯不在善攻在於難。⑰不在成曲在於全。⑱刑過而推倒刑罰過理。⑲謀

易而禍反謀事數易。⑳信音申。㉑固其數也數指理。㉒推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強其成推

所惡而德義之實。少為人所歸。如此但強而已。不能至霸王也。

任法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

夫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

難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

馳騁。戈鐵。鐘鼓。羊豕。宮中之樂。無禁。困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

天下治。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

兵自強。羣臣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其散。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過其主。與昔者

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

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

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

禮樂者皆出於法。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周書曰：國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雜法而治則不祥。故曰：法者不可恒也。存亡治亂之所從出，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故曰：古之法也，世無請謁任舉之人，無間識博學辨說之士，無偉服無奇行，皆衷於法以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謀并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衆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吾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謀并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凌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窮公財以祿私士。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辭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道輻輳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難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具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

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以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是以羣臣百姓人。執其私而幸其主。被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被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傾臣而行。雜法而聽貴臣。此所謂貴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馬主。雜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慈色告愆。其主因雜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近者以逼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雜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雜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得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躬。以聽於上。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仕天下而不重也。令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

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渴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眾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公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註**

①遇。待也。

②延。和也。

③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

問辨事也。法行則博學辯說之人。不敢問亂議事也。

然故謀桀習士聞識。

桀。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偽託於謀。以欺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

④羣臣修

通幅挾。

謂各得自通於君。如幅之挾也。

⑤奇邪乃恐。

若奇邪。喪亡旋反。故奇。音驚。

⑥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

失字當作以。謂聖君以度量置儀法也。

⑦服約。

謂臣服也。

⑧雖有功利罪死。

失字有。故。故罪死。法所

**禁蔽**

禁蔽於胸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夏日之不燭。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故堯慎於已。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

水居民於其所樂事之於其所利賞之於其所善罰之於其所惡信之於其所餘財功之於其所無誅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違者非善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為人致利除害也於以養老長弱究活萬民莫明焉夫不法法則治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吏之舉令敬於師長民之承教重於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夫施功而不均位雖高為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舉者多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欲行法不遵眾民不能順舉錯不當眾民不能成不攻不備當今為惡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即宮室適車輿以實藏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臆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弊行禮而黨必多父必親矣夫眾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達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異焉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故立身於中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飲食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

朽骨。衣食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不作無補之功。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攻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過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惡也。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故曰譽不虛出而患不獨生。福不擇家禍不索人。此之謂也。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固之以害。帝之以利。能以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迷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被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得人之。心。而為紀法令為維綱。吏為綱。什伍以為行列。賞誅為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鈔。耨。以當剋戰。被蓑以當鎧。鑄。釜。釜以當盾。耜。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攻戰巧矣。當春三月。葺室。煖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為牲。以藥為酒。相召。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天。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長也。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發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所以建時功。苑生殺也。夏賞五。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冬收五。藏。最萬物。所以內作民也。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

忠。秋急冬閉。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蓄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彊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民不虛治。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故得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夫技鈞者。所以多寡也。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備然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身內情外。其國可知。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遺以芋蓏美人。以塞其內。遺以論臣文馬。以散其外。內外蔽塞。可以成敗。四曰必深親之。如典之同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是必士聞。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五曰深

察其謀謹其忠臣。揆其所使令。內不信使。有離意。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忠臣已死。故攻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註

一 道

從也

二 執室燬造

房云

燬謂之火乾也

三月之時

陽氣盛發

易生溫疫

以讓讓也

三 相召

謂因此時

四 毋拊竿

竿

竿之

初

五 所息百長也

所以生息百

六 五正

五官之

七

五德

以五行之德

為

八 五刑

古以墨

刑

官

九 五藏

藏

十 最

十一 夫

技鈞者

技鈞

謂

十一 如典之同生

典

常也

若常



列子精華

周穆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臊而不可饗王之嬖御臆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結臺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媯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純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鑿九韶展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袂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向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園王問恒疑楚亡

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崇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窮  
驅而左綠耳右騶赤驥而左白縹主車則造父為御高荷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  
左騶盜驪而右山子栢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  
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  
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謁于瑤池之上西王母  
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適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借  
于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老成子  
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  
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余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交者  
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  
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  
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枝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  
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  
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覺有八微夢有六候奚謂六候一曰故二曰為  
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微者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  
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

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懼。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疑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覺。幾虛語哉。西極之南陽。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寤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不怠。有老役夫。勛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若則若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超走作役。無不為也。數

罵杖撻無不至也。眼中噙雲呻呼。徹旦急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遠之役。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腹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躡。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途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閨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愛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儼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

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予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故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况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遺歸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墟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始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也更微。

註

①有化人來化人。有幻術者也。 ②路寢猶言寬大之寢室也。 ③阿錫阿。細說。錫。細說。

④芷若香草名。 ⑤承雲句均樂名。承雲。黃帝樂。六聲。帝樂。 ⑥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 ⑦綸駟破河。

赤鬣白鬣之馬。 ⑧藥古藥。 ⑨高爾音春丙。古之得道而善御者。 ⑩盜驪柏天皆人姓。 ⑪赤水山海經。崑崙山。

有五色。(一) 黃帝宮山。起宮望於其土。 (二) 西王母。河童。西王母居崑崙山。穆王十七

水也。(三) 拘。拘與狗同。 (四) 郵與尤同。 (五) 榮汝之糧。榮汝之糧也。言狂

說符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則知之。列子願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闕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強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闕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闕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闕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闕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

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莖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下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子列子窮。容貌有餓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若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佚樂。今有餓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刑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適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

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馬往而不窮。豈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晉國若盜。有却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肩。收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却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却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米如子言。却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鼈鼈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鼈鼈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大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後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



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趙襄子使新緝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闕。而不肯以力闕。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迨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宋有蘭子者。以技于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

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蹶，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繼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未嘗聞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禱，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牛跡者，上帝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默然無憂。去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

害其所養盜曰。暗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傷害其黨四五人焉。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設。藏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揄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謹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適。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諸。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歆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己。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慙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反。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楊子之鄰人亡羊。

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慨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曰。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者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叔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耶。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瀾。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拊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

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術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者。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嘆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眾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製造。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嚼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眾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廩。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相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白公勝處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銀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堦。頭抵植木。而

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投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投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註〕

① 強食靡角

鹿，共也。角，力也。謂飽食而共角力。

② 列禦寇

即列子，作者周穆穆公時人。

③ 宋有蘭子者

妄也。典，闕同。凡人物不知出生者，謂之胡。

④ 明瓊

今數子類。

⑤ 擒魚

散采之。

密數其數

謂數笑上名物也。